宋史

七九

列傳卷第二十五　宋史二百六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錢若水字澹成一字長卿河南新安人父文敏漢青州帥劉銖辟爲錄事參軍歷長水鄷都尉扶風令相州錄事參軍先是府帥多以筆牘私取官庫錢韓重贇領節制頗仍其弊文敏不從重贇假他事廷責之

文敏不為屈太祖嘉其有守授右賛善大夫知瀘州召見講武殿謂曰瀘州近蠻境尤宜綏撫聞知州郭思齊監軍郭重遷掊斂不法恃其荒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為朕鞫之苟一毫有侵於民朕必不赦至郡有政迹夷人詣闕借留詔改殿中丞許再任三遷司封員外郎又知洺州建昌軍卒年七十二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華山陳摶見之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雍熙中舉進士釋褐同州觀察推官聽決明允郡治賴之淳化初寇準掌選薦若水洎王扶程肅陳充錢熙五人文學高第召試翰

林若水最優擢秘書丞直史館歲餘遷右正言知制誥會置理檢院於乾元門外命若水領之俄同知貢舉加屯田員外郎詔詣原鹽等州制置邊事還奏合旨翊日改職方員外郎翰林學士與張洎並命俄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兎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大以為當至道初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即位加工部侍郎數月以母老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本官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俄詔修太宗實録若水引柴成務宗度吳淑楊億

同修成八十卷真宗覽書流涕錫賚有差初太宗有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嗚號不食因送永熈陵寢李至嘗詠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浮俗若水不從呂端雖為監修以不涖局不得署名至抉其事以為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旣又重修太祖實録參以王禹偁李宗諤梁顥趙安仁未周歲畢安仁時為宗正卿上言䕫王於太宗屬當為兄實録所紀繆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俄判吏部流内銓從幸大名若水陳禦敵安邉之策有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為主漢高將將以用

法為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
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
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
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
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狥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
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
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
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
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
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

袞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

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俄知開封府時北邊未寧內出手札訪若水以策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何謂擇郡守今之所患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陛

下選沉厚有謀諳邊事者任為邊郡刺史令兼緣邊巡檢許召勇敢之士為隨身部曲廩贍不充則官為支給然後嚴亭障明斥候每得事宜密相報示寇來則互為救應齊出討除寇去則不令遠追各務安靜苟無大過勿為替移儻立微功就加爵賞如此則戰守必能同心敵人不敢近塞矣何謂募鄉兵今之所患患在不知敵情望詔逐州沿邊民為招收軍給與糧賜蠲其賦租彼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懷惠來布腹心彼若舉兵此必預知苟能預知則百戰百勝矣何謂積芻粟今之所患患在困民力望陛下令緣

邊各廣營田以州郡長官兼其使額每歲秋夏較其
課程立鼓旗以齊之行賞罰以勸之仍縱商人入粟
緣邊儻鎮戍有三年之備則敵人不敢動矣何謂革
將帥令之所患患在重兵居外輕兵居内去歲傅潛
以八萬騎屯中山魏博之間鎮兵全少非鑾輅親征
則城邑危矣望陛下慎選將臣任河北近鎮仍依舊
事節制邊兵未能削部署之名望且減行營之號有
警則暫巡邊徼無事則却復舊藩豈惟不啓戎心況
復待勞以逸如此則不失備邊之要又無舉兵之名
且使重兵不屯一處進退動靜無施不可矣何謂明

賞罰令之所患患在戎卒驕惰臣自知府以来見侍衛殿前兩司送到邉上亡命軍卒人數甚多臣試訊之皆以思親為言此葢令之不嚴也平時尚敢如此況臨大敵乎望陛下以此言示将帥俾申嚴號令以警其下古人云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又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臣嘗聞郭進出鎮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未嘗少衂陛下能鑒前日之事即今日之元龜也若水又言邉部用兵唯視太白與月為進退者誠以太白者将軍也星辰

者廷尉也合則有戰不合則無戰合於東則主勝合於西則客勝陛下能用臣言以謹邊備則邊部不召而自來矣太祖臨御十七年間未嘗生事疆場而敵人往往遣使乞和者以其任用得人而備禦有方也陛下苟思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而不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則守在四夷而常獲靜勝此備禦之上策也未幾出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時言事者請城綏州屯兵積穀以備党項邊城互言利害前後遣使數輩按視不能決時已大發丁夫將興其役詔若水自大名馳往視之若水上言綏州頃為內地民賦登集尚須

旁郡轉餉自賜地趙保忠以來人户凋殘若復城之
即須增戍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越黄河鐵碣
二山無定河在其城下緩急用兵輸送艱阻且其地
險若未葺未完邊寇奔衝難於固守况城邑焚毀片
瓦不存所過山林材木匱乏城之甚勞未見其利復
詣闕面陳其事上嘉納之遂罷役初若水率衆過河
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深為戍將推服上謂左右曰若
水儒臣中知兵者也是秋又遣巡撫陝西緣邊諸郡
令便宜制置邊事還拜鄧州觀察使并代經畧使知
并州事六年春因疾灸兩足創潰出血數斗自是體

貌羸瘵手詔慰勞之俾歸京師數月始赴朝謁因與僚友會食僧舍假寢而卒年四十四贈户部尚書賜其母白金五百兩子延年甫七歲録為太常奉禮郎若水美風神有器識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雅善談論尤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僚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襟度豁如也精術數知年壽不永故懇避權位其死也士君子尤惜之有集二十卷兄君愚比部員外郎從弟若冲大中祥符中調河陽令有僕酗酒杖之百數僕挾刀夜潛室中斷其臂若冲大呼又害其幼子詔磔僕於其門真

宗念若水母老遣使存問賜縉綿羊酒且賜若冲帛三十端補孟州別駕延年後以獻文賜進士出身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父協舉蜀進士歸宋累任州縣以易簡居翰林任開封縣兵曹參軍俄遷光禄寺丞卒特贈秘書丞易簡少聰悟好學風度奇秀才思敏贍太平興國五年年踰弱冠舉進士太宗方留心儒術貢士皆臨軒覆試易簡所試三千餘言立就奏上覽之稱賞擢冠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昇州遷左賛善大夫八年以右拾遺知制誥雍熙初以

郊祀恩進秩祠部員外郎二年與賈黄中同知貢舉有詔凡親屬就舉者籍名別試易簡妻弟崔範匿父喪充貢奏名在上第又王千里者水部員外郎孚之子協為孚門生千里預薦上聞坐範及千里罪易簡緣是罷知制誥以本官奉朝請未幾復知制誥三年充翰林學士初易簡充貢宋白掌貢部至是裁七年易簡幼時隨父河南賈黄中來使嘗教之屬辭及是悉為同列易簡連知貢舉陳堯叟孫何並甲廷試淳化元年丁外艱二年同知京朝官考課遷中書舍人充承旨先是曲宴將相翰林學士皆預坐梁迥啓太

祖罷之又皇帝御冊鳳樓翰林承旨侍從丹樓西南隅禮亦廢至是易簡請之皆復舊制易簡續唐李肇翰林志二卷以獻帝賜詩以嘉之帝嘗以輕綃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易簡牓於廳額易簡會韓伾畢士安李至等往觀上聞遣中使賜宴甚盛至等各賦詩紀其事宰相李昉等亦作詩頌美之他日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欹器上密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欹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邈所作也命取試之易簡奏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愼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

幸甚會郊祀充禮儀使先是扈蒙建議以宣祖升配易簡引唐故事請以宣祖太祖同配從之知審官院言初任京朝官未嘗歷州縣不得擬知州通判詔可改知審刑院俄掌吏部選遷給事中參知政事時趙昌言亦參知政事與易簡不協至忿爭上前上皆優容之未幾昌言出使劍南中路命改知鳳翔府明年易簡亦以禮部侍郎出知鄧州移陳州至道二年卒年三十九贈禮部尚書易簡外雖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入為學士年未滿三十屬文初不達體要及掌誥命頗自刻勵在翰林八年眷遇夐絕倫等李沆

後入在易簡下先參知政事故以易簡為承旨錫賚均焉太宗遵舊制且欲稔其名望而後正台輔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闕失遂參大政蜀人何光逢易簡之執友也嘗任縣令坐賂削籍流寓京師會易簡典貢部光逢代人充試以取貲易簡於稠人中屏出之光逢遂造謗書斥言朝廷事且譏易簡易簡得其書以聞逮捕光逢獄且坐棄市易簡以殺光逢非其意居常怏怏毋薛氏以殺父執切責之易簡泣曰不謂及此易簡罪也及易簡參知政事召薛氏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

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真孟
母也易簡性嗜酒初入翰林謝日飲已微醉餘日多
沉湎上嘗戒約深切且草書勸酒二章以賜令對其
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及卒上曰易簡果以酒
死可惜也易簡常居雅善筆札尤善談笑旁通釋典
所著文房四譜續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藏於秘閣
三子曰宿曰壽曰耆大中祥符間皆錄之以官云
郭贄字仲儀開封襄邑人乾德中舉進士中首薦太
宗尹京因事藩邸太平興國初擢為著作佐郎右贊
善大夫俄兼皇子侍講賜緋魚太宗至東宮出戒子

篇命贊注解且令委曲講說以喻諸王三年與劉兼
張洎王克正同知貢舉遷右補闕與宋白並拜中書
舍人賜金紫五年復與程羽侯陟宋白同知貢舉置
京朝官差遣院凡將命出入受代歸闕官悉考校勞
績銓量才品命贊洎滕中正雷德驤領之七年以本
官參知政事曹彬爲弭德超所誣贊極言救解深爲
宰相趙普所重嘗因論事奏曰臣受不次之遇誓以
愚直上報太宗曰愚直何益於事贊言雖然猶勝姦
邪無何以入對宿酲未解左遷祕書少監知荊南府
府俗尚淫祀屬久旱盛陳禱雨之具贊始至命悉撤

去投之江不數日大雨就加左諫議大夫入為鹽鐵使時諸路積逋欠犯人雖死猶繫其子孫贊條陳其事多所蠲貸籍田超拜工部侍郎淳化中知澧州坐河決免所居官久之起為給事中復工部侍郎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真宗即位拜刑部出知天雄軍翌日贊入對懇辭上曰全魏之地所寄尤重卿宜亟去入判太常寺吏部流內銓加集賢院學士判院事知河南府歸朝獻詩自陳進秩吏部俄兼秘書監初真宗未出閤贊已授經上嘗至其家後楊可法繼其任上以為輔導不及贊嘗稱贊純厚長者至是在

秘府屢賜對詢訪舊事且愍其已老特拜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作詩賜之有啓發冲言曉典常語東封還禮部尚書太宗在晉邸時凡製篇咏多令屬和真宗嘗訪其賜本贊集為四卷以獻詔奬之大中祥符三年卒年七十六上以舊學之故特親臨哭之贈左僕射謚文懿録其子昭度為大理寺丞昭升昭用並大理評事昭允左賛善大夫贊屬文敏速而不雕刻昭度集為三十卷上之賜名文懿集性温和頗能延譽時雋宋白以文學沉下位贊薦引之遂同掌誥命趙昌言兒時一見器之及掌貢部以為奏名之首

後卒貴顯贄初充賦有聲邑人同在籍中者忌之潛加構毀自是連上不中選洎贄再知貢舉邑人子以明經充薦詔下日悔泣而去贄聞之命其所親召還慰諭俾就舉遂預薦中第然吝嗇切於治生晚節不事事人頗以是少之

李至字言幾真定人母張氏嘗夢八仙人自天降授字圖使吞之及寤猶若有物在胷中未幾生至七歲而孤鞠於飛龍使李知審家幼沉靜好學能屬文及長辭華典贍舉進士釋褐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旋擢著作郎直史館會征太原命督澤潞芻糧累遷右補

關知制誥太平興國八年轉比部郎中爲翰林學士
冬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雍熙初加給事中時議
親征范陽至上疏以爲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用之之
道必務萬全幽州爲敵右臂王師所嚮彼必拒張攻
城數萬兵食倍之今日邊庾未充况范陽之傍坦無
陵阜去山既遠取石尤難金湯之堅必資機石儻有
未備頗且繕完畜威養銳觀釁以伐謀更縱彌年亦
未爲晚必若聖心獨斷在於必行則京師天下之本
陛下恭守宗廟不離京國示敵人以閒暇慰億兆之
仰望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暫駐鑾輅揚言

自將以壯軍威策之中也若乃遠提師旅親抵邊陲北有契丹之虞南有中原之慮則戢括之懇切斷執之狂愚臣雖不省恥在二賢後也至以目疾累表求解機政授禮部侍郎進秩吏部會建秘閣命兼秘書監選三館書置閣中俾至總之至每與李昉王化基等觀書閣下上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與焉至是昇秘閣次於三館從至請也上嘗臨幸秘閣出草書千字文為賜至勒石上曰千文乃梁武得破碑鍾繇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理無足取若有資於教化莫孝經若也乃書以賜至薦潘慎修舒雅杜鎬吳

淑等入充直舘校理請購亡書閒以新書奏御必便坐延見恩禮甚厚淳化五年兼判國子監至上言五經書疏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備豈副仁君垂訓之意今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皆勵精強學博通經義望令重加讎校以備刋刻從之後又引吳淑舒雅杜鎬檢正譌謬至與李沆總領而裁處之至道初真宗初正儲位以至與李沆並兼賓客詔太子事以師傅禮真宗每見必先拜至等上表不敢當禮詔荅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勗以謙冲

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太宗謂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若動皆由禮則宜賛助事有未當必須力言至於禮樂詩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之言諭也真宗即位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一日上訪以靈武事至上疏曰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繼遷異類騷動疆埸然臍不足弭其患擢髮不足數其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已含垢以安億民蓋所損者小所益者大望陛下以元元為念不以巨憝介意料彼脅從亦猒兵久矣苟朝廷含之不

問啖以厚利縻以重爵亦安肯迷而不復詑於淪胥哉昨鄭文寶絶青鹽使不入漢界禁粘食使不及羌夷致彼有詞而我無謂此之失策雖悔何追今若復禁止不許通糧恐非制敵懷遠不戰屈人之意昔唐代宗雖罪田承嗣而不禁魏鹽陛下宜行此事以安邊鄙使其族類有無交易售鹽以利之通糧以濟之彼雖遠夷必然向化互相詰諭一旦懷恩舍逆効順則繼遷豎子孤而無輔又安能爲我蜂蠆哉今靈州不可不棄非獨臣愚以爲當然若移朔方軍額於環州亦一時之權也或指靈州爲咽喉之地西北要衝

安可棄之以為敵有此不智之甚非臣之所敢知也後靈武卒不能守咸平元年以目疾求解政柄授武信軍節度入辭節制不允居二年徙知河南府四年以病求歸本鎮許之詔甫下卒年五十五贈侍中詔給其子惟良惟允惟熙等奉終制至嘗師徐鉉手寫鉉及其弟鍇集置於几案又賦五君詠為鉉及李昉石熙載王祐李穆作也至剛嚴簡重人士罕登其門性吝嗇幼育於知審及貴即逐其養子以利其資知審因至亦至右金吾衛大將軍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曾祖實石州推官祖迪

壽陽令父藩河東節度判官仲甫少好學及長能吏事偉姿儀器局沉厚周廣順中郭崇掌親軍領武定節制署仲甫掌書記顯德初出鎮澶淵仍署舊職崇所親吏為廂虞候部民有被刼殺者訴陰識賊魁即捕盜吏也官不敢詰仲甫請自捕逮鞫之吏故稽其獄仲甫曰民被寇害而使自誣服蠹政甚矣焉用僚佐為請易吏以雪寃憤崇悟移鞫之乃得實狀崇移鎮真定改深趙鎮觀察判官太祖受命以崇為監軍陳思誨密奏崇有姦狀上怒且疑遣中使馳往驗之未至崇憂懣失據謂賓佐曰苟王人不察為之柰何

皆愕相視仲甫曰皇帝膺運公首効節軍民處置率循常度且何以加辭第遠偵使者率僚屬盡郊迎禮聽彼伺察又當自辨矣崇如其言使者至視崇無他意還奏上大喜歸罪於思誨仲甫又隨崇為平盧軍節度判官崇卒改鄆齊觀察判官累雪冤枉乾德五年入拜右補闕出知光州州有橫河與城直會霖潦暴疾水溢潰廬舍仲甫集船數百艘軍貧民儲皆賴以濟六年移知彭州州卒誘營兵及諸屯戍謀以長春節宴集日為亂屬春初仲甫出城巡視見壕中葦深意可藏伏命燒薙之兇黨疑謀泄有自首者禽百

餘人盡斬之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為補闕柳太祖問群臣文武兼資者為誰趙普以仲甫對從益州兵馬都監代還選為三司户部判官太平興國初遷起居舍人奉使契丹遼主問党進何如人如進之比有幾仲甫曰國家名將輩出如進鷹犬材耳何足道哉遼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竟不能屈使還以刑部郎中知成都府既至奏免歲輸銅錢罷榷酤政尚寬簡蜀人安之八年加右諫議大夫時彭州盜賊連結為害詔捕未獲仲甫誘令自縛詣吏

者凡百餘人餘因散去九年入知開封府拜御史中
丞雍熙二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端拱中進戶部侍
郎時呂蒙正以長厚居相位王沔任事仲甫從容其
間而已淳化二年以足疾罷為工部尚書出知陳州
代歸會蜀有寇以仲甫素著恩信將令輿疾招撫以
疾未行無何以太子少保致仕真宗即位加太子少
傅咸平三年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子若冲若虛
若蒙若濟若渝皆能其官孫有孚有隣俱中進士
王沔字楚望齊州人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
評事四年太宗親征太原見於行在授著作郎直史

館遷右拾遺出為京西轉運副使明年加右補闕知懷州八年春與宋白賈黄中等同知貢舉擢膳部郎中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賜第崇德坊雍熙元年加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端拱初改户部侍郎參知政事淳化初宰相趙普出守西洛呂蒙正以寬簡自任政事多決於沔沔與張齊賢同掌樞務頗不叶齊賢出知代州沔遂為副使參預政事陳恕好苛察亦嘗與沔忤淳化二年齊賢洎恕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等會左司諫王禹偁上言自今宰相及樞密使不得

於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沔喜即奏行之直史館
謝泌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太宗追還
前詔沔曁恕因是罷守本官翌日蒙正亦罷沔見上
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鬚鬢皆白會省吏事發連中
書因有奏毀者上語毀者曰呂蒙正有大臣體王沔
甚明敏毀者慙而止三年上欲黜陟官吏命沔與謝
泌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課沔上言應京朝官殿犯
乞令刑部條報以贓及公私罪分三等以聞立法苛
察欲因是以求再用受命甫旬日方視事以暴疾卒
年四十三贈工部尚書沔聰察敏辯有適時之用上

前言事能委曲敷繹每對御讀所試進士辭賦音吐明暢經讀者多中高第性苛刻少誠信掌機務日凡謁見者必啗以甘言皆喜過望既而進退非允人胥怨之沔弟淮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任殿中丞嘗掌香藥榷易院坐贓論當棄市以沔故詔杖一百降定遠主簿沔以是頗為冦準所詆云

温仲舒字秉陽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吉州再遷秘書丞知汾州坐事除名未幾復起為右賛善大夫通判睦州端拱初拜右正言直史館判户部憑由司三年拜工部郎中樞密直學

士知三班院秋彗星見召對別殿仲舒以爲國家平
太原以來燕代之交城守年深殺傷剽掠彼此迭見
大河以北農桑廢業戶口減耗凋弊之餘極力奉邊
丁壯備徭老弱供賦遺廬壞堵不亡即死邪人媚上
猶云樂輸加以兵卒踐更行者辛苦居者怨曠願推
恩宥以綏民庶太宗嘉納之遂赦河北淳化二年拜
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樞密院事四年罷知
秦州先是俗雜羌戎有兩馬家朶藏梟波等部唐末
以來居於渭河之南大洛小洛門砦多產良木爲其
所據歲調卒采伐給京師必以貲假道於羌戶然不

免攘奪甚至殺掠為平民患仲舒至部兵壓按諸砦
諭其酋以威信諸部獻地内屬既而悉徙其部落於
渭北立堡砦以限之民感其惠為畫像祠之會有言
仲舒生事者上謂近臣曰仲舒嘗總機密之職在吾
左右當以綏懷為務古者伊洛之間尚有羌渾雜居
況此羌部内屬素居渭南土著已久一旦擅意斥逐
或至騷動又煩吾關右之民乃命知鳳翔薛惟吉與
仲舒對易其任連知興元江陵二府加給事中會内
侍藍繼宗使秦州還言得地甚利乃召仲舒拜户部
侍郎尋參知政事二砦後為内地歲獲巨木之利咸

平初拜禮部尚書罷政出知河陽踰年知開封府五
年以京府務劇求罷遂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尋遷刑
部尚書知天雄軍徙河南景德中并州缺守上以北
門重鎮須大臣鎮撫非張齊賢溫仲舒不可令宰相
諭旨皆不願往未幾復知審官院大中祥符中進秩
戶部尚書三年判昭文館大學士命下卒年六十七
贈左僕射謚恭肅仲舒敏於應務少與呂蒙正契厚
又同登第仲舒黜廢累年蒙正居中書極力援引及
被任用反攻蒙正士論薄之自為正言至貳樞密皆
與寇準同進時人謂之溫寇子嗣宗嗣良嗣先嗣立

仲舒既卒帝憫其孫弱並祿以官

王化基字永圖鎮定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常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嵐州時趙普爲相建議以驟用人無益于治改淮南節度判官入爲著作郎遷右拾遺抗疏自薦太宗覽奏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士也召試知制誥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一日侍便殿問以邊事對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患根本未固固則枝榦不足憂朝廷治則邊鄙何患乎不安又嘗令薦士即一疏數十人王嗣宗薛映耿望皆其人也化基嘗慕范滂爲人獻澄清

畧言時事有五其一復尚書省曰國家立制動必法天尚書省上應玄象對臨紫垣故六卿擬喉舌之官郎吏應星辰之位斯實乾文昭著故事具明方今省署名實未稱夫三司使額乃近代權制判官推官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孔目勾押前後行皆州郡吏局之名請廢三司止於尚書省設六尚書分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使一人掌一司廢孔目勾押前後行為都事主事令史廢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等司歸比部及左右司如此即事益精詳且盡去州郡吏局之名也六卿

如闕即選名品相近有才望者權之郎官如闕則於兩省三院選名幹有清望者依資除之其二十四司公事若繁簡不同望下本省府屬參酌其類均而行之其二慎公舉曰朝廷頻年下詔以類求人但聞例得舉官未見擇其舉主欲望自今先責朝官有聲望者各舉所知其舉到官貪則置籍并舉主名姓籍之所舉之官實著廉能則特旌舉主若所舉貪冒敗事連坐舉主陛下自登寶位十年于兹七經選掄得人多矣然下僚遠官不無沉滯望令採訪司及州郡長吏廉察以聞籍以待用則下無遺材矣其三懲貪吏

曰貪吏之於民其損甚大虽法須刑徇私肆虐使民
之受害甚於木之受蠹若乃用非其人而不繩以法
雖夷齊顏閔不能自見盖中人之性如水之在器方
員不常顧用之者何如爾望令諸路轉運使副兼採
訪之名責以覺察州府軍監長吏得失俟其澄清部
内則待以不次之擢置於侍從之間所貴周知物理
能備顧問且足為外官之勸也其四省冗官曰古人
建官初不必備者惟得其人也國家封疆雖踰前世
而分設庶官實倍常數意欲盡籠天下之利而民物
轉加凋弊二十年前江淮諸郡楊楚最居要衝務穰

事衆地廣民繁然止設知州一人署領官事其餘通
判官推官及州官等悉皆分莞榷務倉庫當時事無
不集兼少獄訟其後十年臣任揚州時朝廷添置監
臨使臣等職實踰本州官數諸州冗貟似此非一今
以朝官諸色使臣及縣令簿尉等高卑相折而計之
一人月費不啻十千以千人約之歲計用十餘萬千
更倍萬約之萬又過倍使皆廉吏止縻公帑設或貪
夫參錯其間則取於民者又加倍焉望委各路轉運
使副與知州同議裁減若縣令簿尉等官自前多不
備置可兼者兼之如此則冗官汰矣其五擇遠官曰

負罪之人多非良善貪殘兇暴無所不至若授以遠方牧民之官其或怙惡不悛恃遠肆毒小民罹殃卒莫上訴甚非撫綏遠人之意也若自今以往西川廣南長吏不任負罪之人則遠人受賜矣書奏太宗嘉納之初柴禹錫任樞密有奴受人金而禹錫實不知也參知政事陳恕欲因以中禹錫太宗怒引囚訊其事化基爲辨其誣太宗感悟以化基爲長者淳化中拜中丞俄知京朝官考課遷工部侍郎至道三年超拜參知政事咸平四年以工部尚書罷知揚州移知河南府進禮部尚書大中祥符三年卒年六十七贈

右僕射謚惠獻化基寛厚有容喜慍不形僚佐有相凌慢者輙優容之在中書不以蔭補諸子官然善教訓故其子舉正舉直舉善舉元皆有所立

舉正字伯仲幼嗜學厚重寡言化基以為類已器愛異諸子以蔭補秘書省校書郎進士及第知伊闕任丘縣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真宗實録院檢討國史編修官三遷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修三朝寳訓同修起居注擢知制誥其妻父陳堯佐為相改龍圖閣待制堯佐罷以兵部郎中復知制誥為翰林學士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前一日吏有馳報者舉正

方燕居齋舍徐謂吏曰安得漏禁中語旣入謝仁宗
曰卿恬於進取未嘗干朝廷以私故不次用卿時陜
西用兵呂夷簡以宰相判樞密院舉正曰判名重不
可不避也乃改兼樞密使遷給事中御史臺舉李徽
之為御史舉正友壻也格不行徽之訟曰舉正妻悍
不能制如謀國何歐陽脩等亦論舉正懦默不任事
舉正亦自求去遂以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
許州光化軍叛卒轉寇傍境而州兵有謀起為應者
舉正潛捕首惡者斬之徙知應天府累遷左丞皇祐
初拜御史中丞乃奏張堯佐庸人緣妃家一日領四

使使賢士大夫無所勸不報舉正因留班廷諍乃奪宣徽景靈二使又曰先朝用人雖守邊累年者官止進郡刺史今所用未盡得人而尅期待遷使後有功者何所勸耶且轉運使察官吏能否生民休戚賴焉命甫下而數更不終歲而再易恩澤所以未宣民疾所以未瘳者職此故也御史唐介坐言事貶春州舉正力言之介得徙英州居半歲堯佐復為宣徽使家居凡七上疏及狄青為樞密使又言青出兵伍不可為執政力爭不能奪因請解言職帝稱其得風憲體遣賜就第賜白金三百兩除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

知河南府入兼翰林侍讀學士每進讀及前代治亂
之際必再三諷諭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
謚安簡賜黃金百兩文章雅厚如其爲人有平山集
中書制集內制集五十卷
舉元字懿臣以上父章賜進士出身知潮州江水敗
隄盜乘間竊發舉元夜召里豪計事盜既獲乃治隄
爲河陰發運判官或言大河決將犯京師舉元適入
對具論地形證其妄已而果然歷郡牧戶部判官京
東轉運使沙門島多流人守吏顧貸稟陰殺之舉元
請立監以較賞罰自是全活者衆徙淮南河東夏人

來爭屈野地舉元從數騎度河設幕與之議示以赤心夏人感服治平中又徙成都邛井鹽歲入二百五十萬為冊稜阜箇所侵積不售下令止之鹽登於舊召提舉在京修造英宗勞之曰官廬舍害於水僅有存者卿究心公家毋憚其勞俄進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滄州改河北都轉運使知永興軍慶人夏人乞境上有窺我意舉元使二裨將以千騎扼其要害長安遣從事來會兵涇原戒勿輕舉大將竇舜卿銳意請行不聽舉元曰不過三日虜去矣至期果去神宗以細札諮攻守策舉元請省官減戍益備去兵

勿嘗亭障輿論不合遂引疾求解徙陳州未行而卒
官至給事中年六十二子詔
詔字景猷用蔭補官通判廣信軍事知博州魏俗尚
椎剽姦盜相囊槖詔請開反告殺并贖罪法以携其
黨元祐初朝廷起回河之議未決而開河之役遽興
詔言河朔秋潦水淫為菑民人流徙賴發廩振贍恩
稍蘇其生謂宜安之未可以力役傷也從之擢開封
府推官富民貸後絶僧牒為緡錢十三萬踰期復責
倍輸身死貲籍又錮其妻子詔請免之出為滑州州
屬縣有退灘百餘頃歲調民刈草給河隄民病其役

字四百足

詔募人佃之而收其餘為度支郎中使契丹時方討西夏遼者耶律誠欲嘗我言曰河西無禮大國能容之乎詔曰夏人侮邊既正其罪矣何預兩朝和好事入賀故事跪而飲蓋有誤拜者乃彊詔詔曰南北百年所守者禮其可紛更耶卒跪飲之崇寧中由大理少卿為卿徙司農御史論詔在滁日請蘇軾書醉翁亭碑罷主崇福宮旋知汝州鑄錢卒罵大校詔斬以徇而上章待罪除直秘閣言者復抉滁州事罷去起知深究二州徙同州過闕留為左司郎中遷衛尉太府卿刑部侍郎詳定敕令舊借緋紫者不佩魚詔言

章服所以辨上下今與胥吏不異遂皆佩魚歷工兵
戶三部侍郎轉開封尹時子璹使京西攝尹洛父子
兩京相望人以為榮進刑部尚書拜延康殿學士提
舉上清寶籙宮復為工部尚書徽宗閔其老命毋拜
詔皇恐於是但朝朔望儀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卒
年七十九
論曰自昔參大政賛機務非明敏特達之士不能勝
其任若又飭以文雅濟以治具則盡善矣若水機鑒
明敏儒而知兵李至剛嚴簡重好古博雅其於柄用
宜矣王沔臨事精密能遠私謁而考課之議頗傷苛

刻仲甫以吏事為時用未免苟容之誚瑕瑜固不相掩也仲舒見舉於蒙正而反攻其短易簡不能周恤光逢而置之死地其不可與郭贄辨曹彬之誣化基仲禹錫之枉同日而語也明矣此純厚長者之稱所以獨歸於二子歟舉正繼踐台佐得風憲體舉元任職邊郡有持重稱矧詔之父子又並尹兩京克濟其美何王氏子孫之多賢也

列傳卷第二十五

列傳第二十六　　　宋史二百六[illegible]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勑修

張宏　趙昌言　陳恕 魏羽附　劉昌言

張洎　李惟清

張宏字巨卿青州益都人高祖茂昭唐易定節度使曾祖玄易州刺史祖持蒲城令父峭業春秋一舉不第退居丘園後唐天成中以賢帥後補協律郎至平利令宏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爲將作監丞通判宣州改太子中允直史館遷著作郎賜緋魚預修太平御覽歷左拾遺六年出爲

峽路轉運副使就加左補闕會省副使知遂州以勤幹聞入爲度支員外郎雍熈中呂蒙正李至張齊賢王沔薦其文行改主客郎中史館修撰數日以本官充樞密直學士賜金紫太宗召對便殿謂曰成都重地卿爲朕鎭之因厚賜以遣至鄭州促召歸闕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會太宗親試禮部不合格貢士令樞密院給牒因謂宏曰朕自御極以來親擇群材大者爲棟梁小者爲榱桷卿與呂蒙正皆中朕選大臣頗有沮議非朕獨斷豈能及此乎宏頓首謝時河朔用兵宏居位無所建白御史中丞趙昌言多言邊事乃以昌言副樞密宏爲中丞兩更其任端拱初改

工部侍郎再爲樞密副使淳化二年以吏部侍郎罷俄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府太宗御便殿慮囚以府獄多壅詔劾其官屬宏等頓首請罪乃釋之眞宗尹京宏罷奉朝請至道初出知潞州二年就轉右丞眞宗即位加工部尚書咸平初還朝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二年眞宗以上封者衆慮其稽留命宏與王旦知登聞鼓院再掌吏部選四年卒年六十三廢朝贈右僕射命中使涖葬事録其子可久大理評事可道太祝可度奉禮郎宏循謹守位不求赫赫之譽歷踐通顯未嘗敗事可久至虞部員外郎可道國子博士可度太子中舍

趙昌言字仲謨汾州孝義人父叡從事使府太宗尹開封選爲雍丘太康二縣令後終安申觀察判官昌言少有大志趙逢高錫寇準皆稱許之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文思甚敏有聲於場屋爲貢部首薦廷試日太宗見其辭氣俊辯又覩其父名謂左右曰是嘗爲東畿宰朕之生辰必獻詩百韻爲壽善訓其子亦可嘉也擢寘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魚選爲荆湖轉運副使遷右補闕會省副職改知青州入拜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預修文苑英華雍熙初加屯田郎中明年同知貢舉俄出知天雄軍時曹彬崔彥進米信失律于岐溝昌言遣觀察

支使鄭裳上疏請誅彬等優詔褒答召拜御史中丞太宗宴金明池特召預焉憲官從宴自昌言始也河朔用兵樞密副使張宏循默守位昌言多條上邊事太宗即以昌言爲左諫議大夫代宏爲樞密副使遷工部侍郎時鹽鐵副使陳象輿與昌言善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皆昌言同年右正言梁顥嘗在大名幕下四人者日夕會昌言之第京師爲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有傭書翟頴性險誕與旦狎旦爲作大言之辭使頴上之爲頴改姓名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也其言多毀時政自薦爲大臣及歷舉數十人皆公輔器期昌言爲内應陳王尹開封廉知以聞詔捕

頴繫獄鞫之盡得其狀昌言坐貶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頴杖脊黥面流海島禁錮終身初太宗厚遇昌言垂欲相之趙普以勳舊復入惡昌言剛戾乃相呂蒙正裁數月會有頴獄普以昌言樹黨再勸太宗誅之太宗特寬焉淳化二年起昌言知蔡州逾年召拜右諫議大夫或議弛茶鹽禁以省轉漕命昌言爲江淮兩浙制置茶鹽使昌言極言非便太宗不納趣昌言往昌言固執如初即以戶部副使雷有終代之卒以無利而罷昌言復知天雄軍賜錢二百萬大河貫府境豪民峙芻茭圖利誘姦人潛穴隄防歲仍決溢昌言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命徑取豪家廥積以給用

自是無敢爲姦利者屬澶州河決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
昌言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皆偃蹇
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
耶敢不從命者斬衆股慄赴役不浹旬城完太宗手詔褒
諭之召拜給事中參知政事俾乘疾置以入即赴中書時
京城連雨昌言請出廐馬分牧外郡或以盛秋備敵馬不
可闕昌言曰塞下積水敵必不至太宗從之未幾王小波
李順構亂于蜀議遣大臣撫慰昌言獨請發兵無使滋蔓
廷論未決會嘉眉連陷始命王繼恩等分路進討昌言攝
祭太廟宿齋中因召對滋福殿復贊兵討遂遣使督繼恩

戰繼恩御衆寡術餘冦未殄握兵留成都士無鬬志郡縣復有陷者太宗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訖今三十年矣昌言知意即前指畫攻取之策太宗喜命昌言爲川峽五十二州招安行營馬步軍都部署昌言懇辭敦諭不許賜精鎧良馬白金五千兩別賜手札數幅皆討賊方畧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既行有奏昌言無嗣鼻折山根頗有反相不宜遣握兵入蜀後旬日召宰相於北苑門曰昨令昌言入蜀朕思之有所未便且蜀賊小醜昌言大臣未易前進且令駐鳳翔止遣內侍衛紹欽賷手書指揮軍事亦可濟也詔書追及昌言已至鳳州留

候館百餘日賊平改戶部侍郎罷政事知鳳翔府徙澶涇延三州眞宗即位遷兵部侍郎知陝州表求還京不許未幾移知永興軍咸平三年與呂蒙正寇準同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知審官院有言門資官不宜任親民昌言手疏以才不才在人豈以寒進世家爲限遂罷其議加工部尚書仍兼中丞先時多遣臺吏廵察羣臣踰越法式者昌言建議請準故事令左右廵使分領之會知審刑院趙安仁判大理寺韓國華斷獄失中解職昌言因上言詳斷官宜加愼擇自今有議刑不當嚴示懲罰授以遠官若有罪被問不即引伏者許令追攝又天下大辟斷訖皆錄款聞奏

付刑部詳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或斷獄有失止罪元勘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皆不及責則何以辨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從之會孟州民常德方訟臨津尉任懿以賄登第事下御史乃知舉王欽若受之昌言以聞欽若自訴詔邢昺覆按坐昌言故入奪官貶安遠軍行軍司馬移武勝軍景德初拜刑部侍郎求兼三館職命判尚書都省眞宗幸澶淵以盟津居要增屯兵命知河陽歷知天雄軍府境內有小盜昌言牓諭能告賊者給賞牙吏即遷職樞密使王繼英以爲小盜不當擅爲賞格乃詔昌言易其牓有勞者俟朝旨

未幾徙知鎮州遷戸部侍郎大中祥符二年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曰景肅録其子慶嗣爲國子監丞賦禄終喪姪孫允明同學究出身昌言喜推奬後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潭州昌言謂有台輔之量表聞于朝王旦宰岳州平江昌言一見識其遠大以女妻之後皆爲賢相王禹偁自卑秩擢詞職亦昌言所薦也昌言强力尚氣槩嘗無所顧避所至以威斷立名雖屢經擯斥未嘗少自抑損然剛愎縱率對僚吏倨慢時論以此少之慶嗣至太子洗馬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少爲縣吏折節讀書江南平禮

部侍郎王明知洪州恕以儒服見明與語大奇之因資送
令預計偕太平興國二年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洪州
恕以鄉里辭改澧州澧自唐季爲節鎭兼領吏多緣簿書
乾沒爲姦恕盡擿發其弊郡中稱爲強明以吏幹聞召入
爲右贊善大夫同判三司勾院遷左拾遺充度支判官與
判使王仁贍廷爭本司事仁贍屈伏坐貶秩擢恕爲度支
員外郎仍舊職再遷工部郎中知大名府時契丹内寇受
詔增浚城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
一人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愬賓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
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慄無

敢後期者數日功就會契丹引去召入爲戶部郎中戶部副使遷右諫議大夫知澶州驛召爲河北東路營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以募致衣食仰給縣官若使之冬持兵禦寇春執耒服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太宗曰卿第行朕思之恕行數日果有詔止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已營田之議遂寢俄知代州入判吏部選事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眞鹽鐵陳恕遷給事中參知政事數月太宗言及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恕與知古聯事情好款洽密以語之欲知古修舉其

職知古愬於太宗太宗怒恕泄禁中語罷守本官旋出知江陵府大發羣吏姦贓坐徙流停廢者甚衆郡內惕息淳化四年太宗從魏羽段惟一之請分三司爲十道置左右計使以魏羽董儼分主之召恕爲工部侍郎充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判十道事凡議論計度並令恕等參預恕以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便歲餘果罷復以恕爲鹽鐵使時太宗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對於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言條目煩多不可以口占願給筆札以對太宗遣中黃門送詣相府限五日悉條上之溥等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

付有司行之其十九事下恕等議可否遣知雜御史張秉
中使張崇貴監議令中書籍其事專檢舉之無致廢格賜
溥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太宗謂宰相曰溥
等條奏事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
可望若錢穀利病頗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
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
意詢問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準曰夫子入太
廟每事問乃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後數日太宗又曰國
家歲入財數倍於唐唐中葉以降藩鎮擅命征賦多不入
公家下陵上替經制隳壞若前代為得即已致太平豈復

煩朕心慮也因召恕等責以職事曠廢恕等對曰今土宇至廣庶務至繁國用軍須所費浩瀚又遇諸州凡有災沴必盡蠲其租臣等每舉摧利朝廷必以侵民爲慮皆尼而不行縱使耿受昌桑弘羊復生亦所不逮臣等駑力惟盡心簿領終不足上裨聖治太宗曰卿等清而不通專守繩墨終不能爲國家度長挈大剖煩析滯只如京城倉庫主吏當改職者簿領中壹處即目未備即至十年五年不決以致貧無資給轉徙溝壑此卿等之過豈不傷和氣哉恕等頓首謝五年賜三司錢百萬募吏有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以錢賞之錢盡更給至道二年欲併三

司命官總判其勾院磨勘理欠憑由支收行帳提點等司令恕條列其事以聞恕奏曰伏以封域寖廣財穀繁多三司之中簿牒填委朝廷設法督責尤嚴官吏救過不暇若為三部各設主司擇才非難辦事亦易事辦過鮮不撓上心此亦一時之良策也其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要莫加於此理欠憑由二司雖非舊設自理欠失序憑由散落故設二司專令典掌綱目咸具制置有倫適欠無失理之名憑由鮮流散之弊實亦要切不可廢除若兩司併委一官方及判官一員之事其主轄支收司先因從京支度財貨轉輸外地此除彼附照驗稽滯若京城得賢主

史使居此司專行檢轄凡支撥官物便給除破文憑却於
所司置簿記録催到收附文記即乃勾銷簿書取捷之門
亦為允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了絶舊帳帳目告盡司額
自除提點司是中旨特置提振三司廢怠之事固非有司
敢得擬議也詔三司都憑由理欠司宜令為一處命官兼
判應諸道逋負官物令三司逐部理約理欠司但總其所
逋之數糾督之餘悉從恕奏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
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大初曰吾觀下
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
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

法行之貨財流通峽路諸州承孟氏舊政賦稅輕重不均閬州稅錢千八百為一絹果州六百為一絹民前後撃登聞皷陳訴歷二十年詔下本道官吏因循不理轉運副使張𥇡年少氣銳會受詔按覆即便宜行之恕奏𥇡擅改法計果州一歲虧上供絹萬餘𥇡坐削一任免恕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誚讓恕斂板踧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太宗以其忠多從之遷禮部侍郎真宗即位加戸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真宗嘉之

咸平二年帝北巡充行在轉運使俄以母老求解拜吏部侍郎知通進銀臺封駮司審官院上言封駮之任實給事中之職隸於左曹雖别建官局不可失其故號請以門下封駮事隸銀臺司從之五年知貢舉恕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又援貢舉非其人之條故所取甚少而所取以王曾為首及廷試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恕每自歎曰吾得曾名世才也不愧於知人矣恕事母孝母亡哀慕過甚不食葷茹遂至羸瘠起復視事遷尚書左丞權知開封府恕已病猶勉強親職數月增劇表求館殿之職獲奉以濟其貧真宗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

去是時寇準罷樞密使恕即薦以自代遂以準為三司使
恕為集賢學士判院事準即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
類以為冊及以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
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為三司
使始改茶法恕之規模漸革矣帝重恕詔太醫診療百日
有司請停奉不許未幾卒年五十九恕將卒口占遺奏及
約束後事送終之具無不周悉真宗悼惜廢朝贈吏部尚
書録其子執中為太常寺太祝執古為奉禮郎恕頗涉史
傳多識典故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前後掌
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有稱職之譽善談論聽

者忘倦素不喜釋氏甞請廢譯經院辭甚激切真宗曰三
教之興其来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恕
性吝怒子淳私用錢及寢疾上言淳不率教導多與非類
遊常習武藝願出為外州軍校真宗曰戎校管鎮兵非丞
郎家子弟所涖也以為滁州司馬恕卒召復舊官後竟以
贓敗執中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别有傳執古至虞部員
外郎執方執禮並太子中舍
魏羽者字垂天歙州婺源人少能屬文上書李煜署弘文
館校書郎時建當塗縣為雄遠軍以羽為判官宋師渡江
出其境羽以城降太祖擢為太子中舍仍舊職金陵平入

朝出知興州太平興國初知棣州改京兆府六年受詔詣
瀛州覆軍市租得隱漏數萬計因上言本州録事參軍郭
震十年未代河間令崔能前任即墨未滿歲遷秩有司調
選失平疏遠何由聞達請罪典司以肅欺弊上賜詔褒諭
復命遷太常博士知宋州又徙閬州就改膳部員外郎丁
外艱起復涖事入判大理寺歴度支戶部二判官召拜本
曹郎中因上疏言三司職官煩衆頗省其半可以責成仍
條列利病凡二十事詔下有司詳議皆以為便改鹽鐵判
官時北邊多警朝議耕戰之術以羽為河北東路營田副
使改兩浙轉運使遷兵部郎中淳化初選為秘書少監踰

月遷左諫議大夫俄拜度支使改鹽鐵使四年併三部為一司以羽判三司先是三司簿領堆積吏緣為姦雖嘗更立新制未為適中是冬羽上言依唐制天下郡縣為十道兩京為左右計各署判官領之制三司使二員以羽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使中分諸道以隷焉未久以非便罷守本官出知滑州丁内艱起復加給事中徙潭州遣使諭旨真宗即位遷工部侍郎連徙杭楊二州召權知開封府車駕北巡判留司三司再為户部度支使咸平四年以疾解職拜禮部侍郎謝日召升便殿從容問諭勉以醫藥月餘卒年五十八羽涉獵史傳好言事淳化中許王暴薨或有

以宮府舊事上聞者太宗怒追捕僚吏將窮究之羽乘間上言曰漢戾太子竊弄父兵當時言者以其罪當笞耳今許王之過未甚於是太宗嘉納之繇是被劾者皆獲輕典嘗建議有唐以來凡制詔皆經門下省審有非便者許其封駁請遵故事擇名臣專領其職迄今不廢羽強力有吏幹尤小心謹事太宗嘗謂左右曰羽有心計亦明吏道但無執守與物推移耳歷劇職十年始踰四十鬚髩盡白亦可憐也羽出入計司凡十八年習知金穀之事然頗傷煩急不達大體景德二年長子玠卒其妻自陳家貧無禄上憫之次子校書郎瓘為奉禮郎後為殿中丞琰為太子中

舍孫平仲天禧三年同進士出身羽同時有劉式者亦久
居計司刱端拱中三年磨勘之法首以式主之
式字叔度袁州人也李煜時舉三傳中第歸宋歷遷大理
寺丞贊善大夫監通州豐利監及主三司都磨勘司仍賜
緋式又建議置主轄支收司以謹財賦出納時以為當遷
祕書丞與陳靖使高麗至道中併三勾院為一命式領之
再轉工部員外郎賜金紫遷刑部式深究簿領之弊江淮
間舊有橫賦逋積至多式奏免之人以為便然多所條奏
檢校過峻為下吏所訟免官卒真宗追録前效賜其子立
本學究出身次子立之後為國子博士立德立禮並進士

及第立禮為殿中丞
劉昌言字禹謨泉州南安人少篤學文詞靡麗本道節度陳洪進辟功曹叅軍掌牋奏洪進遣子文顯入貢令昌言偕行太祖親勞之太平興國二年洪進歸朝改鎮徐州又辟推官五年舉進士入格太宗初惜科第止授歸德軍掌書記八年復舉得第遷保信武信二鎮判官宰相趙普鎮南陽重昌言有吏幹錢俶帥鄧表薦之移泰寧軍節度判官入為左司諫廣南安撫使淳化初趙普留守西京表為通判委以府政普疾屬昌言後事普卒昌言感普知己經理其家事太宗以為忠於所舉拜起居郎賜金紫錢五十

萬連對三日皆至日旰昌言捷給詼詭能揣人主意無不
稱旨太宗謂宰相曰昌言質狀非偉若以貌取失之子羽
矣遷工部郎中踰月守本官充樞密直學士與錢若水同
知審官院二十八日遷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昌言
驟用不為時望所伏或短其閩語難曉太宗曰惟朕能曉
之又短其委母妻鄉里十餘年不迎侍別娶旁妻太宗既
寵之詔令迎歸京師本州給錢辦裝縣次續食時又有光
禄丞何亮家果州秘書丞陳靖家泉州不迎其親下詔戒
諭文武官父母在劍南峽路漳泉福建嶺南皆令迎侍敢
有違者御史臺糾舉以聞昌言自以登擢非次懼人傾奪

會誅凶人趙贊昌言與贊素善前在河南嘗保任之心不自安因太宗言及近侍有與贊交者昌言蹶然出位頓首稱死罪太宗慰勉之然自此惡其為人以給事中罷出知襄州上言水旱民輸稅愆期舊制六月開倉臣今先一月許所在縣驛輸納以便民獲盜當部送闕下臣恐吏柔懦不能制再亡命配隸軍籍此二事臣從便宜不如詔書處讒慝因而浸潤願陛下察之太宗下詔責其不循舊章斂怨於民自今敢背棄詔條譴責不復恕至道二年徙知荊南府真宗即位就拜工部侍郎咸平二年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子有方比部員外郎有政虞部員外郎

張洎滁州全椒人曾祖敀澄城尉祖蘊泗上轉運巡官父煦滁州司法掾洎少有俊才博通墳典江南舉進士解褐上元尉李景長子弘冀卒有司謚武宣洎議以為世子之禮但當問安視膳不宜以武為稱旋命改謚擢監察御史洎自以論事稱旨遂肆彈擊無所忌大臣游簡言等嫉之會景遷國豫章留煜居守即薦洎為煜記室不得從未幾景卒煜嗣擢工部員外郎試知制誥滿歲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清輝殿學士參預機密恩寵第一洎舊字師黯改字偕仁清輝殿在後苑中煜寵洎不欲離左右授職內殿中外之務一以諮之每兄弟宴飲作妓樂洎

獨得預為建大第宮城東北隅及賜書萬餘卷煜嘗至其第召見妻子賜予甚厚洎尤好建議每上言未即行必稱疾煜手札慰諭之始復視事及王師圍城踰年城危甚洎勸煜勿降每引符命云玄象無變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引退茍一旦不虞即臣當先死既而城陷洎携妻子及槖裝自便門入止宮中紿光政使陳喬同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氣絶洎反下見煜曰臣與喬同掌樞務國亡當俱死又念主在誰能為主白其事不死將有以報也歸朝太祖召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圍城日洎所草詔召上江救兵蠟丸書也洎頓首

請罪曰實臣所爲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有今
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奇之貸其死謂曰卿大有膽
不加卿罪今之事我無替昔日之忠也拜太子中允歲餘
判刑部太宗即位以其文雅選直舍人院考試諸州進士
未幾使高麗復命改戶部員外郎太平興國四年出知相
州明年夏徙貝州是冬又知相州部內不治轉運使田錫
言其狀代還洎求見廷辯上以其儒生不責以吏事詔不
問令以本官知譯經院遷兵部員外郎禮戶二部郎中雍
熙二年同知貢舉端拱初契丹寇邊詔群臣言事洎上奏
以練兵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爲要畧各會錢

俶薨太常定謚忠懿洎時判考功為覆狀經尚書省集議虞部郎中張佖奏駁曰按考功覆狀一句云亢龍無悔實非臣子宜言者況錢俶生長島夷夙為荒服未嘗畧居尊位終是藩臣故名不可稱龍位不可為亢其亢龍無悔四字請改正事下中書以詰洎對狀曰竊以故秦國王明德茂勲格于天壤處崇高之富貴絶纖介之譏嫌太常禮院稽其功行定兹嘉謚考功詳覆之際率遵至公故其議狀云兹所謂受寵若驚居亢無悔者也謹按易乾之九三云君子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之險因時而惕不失其幾可以無咎處下卦

之極愈於上九之亢易例云初九為元士九二為大夫九三為諸侯正義云易之本理以體為君臣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者是人臣之極可以慎守免禍故云免亢極之禍也漢書梁商傳賛云地居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由碑云錙銖九有亢極一夫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禄位亢極過踰涯量盧杞郭子儀碑云居亢無悔其心益降李翰書霍光傳云有伊周負荷之明無九三亢極之悔張説祁國公碑云一無目牛之全一無亢龍之悔也況考功狀内上稱云受寵若驚居亢無悔即本無亢龍無悔之語斯蓋張佖擅改公奏罔昌天聰請以

元状看詳反坐其人以懲姦妄俄下詔曰張洎援引故實皆有依據張佖學識甚淺敷陳失實尚示矜容免其黜降可罰一月俸洎未幾選為太僕少卿同知京朝官考課拜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又充史館修撰判集賢院事淳化中上令史館修撰楊徽之等四人修正入閤舊圖洎同奉詔因討論故事獨草奏以聞洎又言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為三署謂侍從供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準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行畢分侍立於丹墀之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

合於禮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政事之繁簡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貞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日或遇陰霪盛暑大寒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宰相當奏事即特開延英召對或夷蠻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紫宸殿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鷄鳴而起聽天下之政雖剛健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游焉息焉亦聖人之謨訓儻君父焦勞於上臣子緘默於下不能引大體以爭則忠良之心有所不至矣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霪泥

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於崇德崇政兩殿召對宰臣常
衆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上閤引見
並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時上令以儒行篇刻於
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洎得之上表稱謝上覽而嘉之
翌日謂宰相曰群臣上章獻文朕無不再三省覽如張洎
一表援引古今甚不可得可召至中書宣諭朕意數月擢
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上顧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要
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故事赴上日設燕教
坊以雜戲進久罷其事至是令盡設之仍詔樞密直學士
呂端劉昌言及知制誥柴成務等預會時以為榮俄判吏

部銓嘗引對選人上顧之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洎與錢若水同在禁林甚被寵顧時劉昌言驟擢樞要人望甚輕董儼方掌財賦欲以計傾之會楊徽之錢熈嘗言洎及若水旦夕當大用熈以語昌言昌言曰洎必參政柄若水後進年少豈遽及此時翰林小吏諳事在側昌言慮洎聞之即對小吏盡述熈言令告洎洎方修餙邊幅以固恩寵疑徽之遣熈以構飛語中己遂白於上上怒召昌言質之以徽之為鎮安軍行軍司馬熈罷職通判朗州會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制洎當草制因

上疏議曰謹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爲國置傅相及內史中尉等佐王爲治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始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臨郡即稱內史行郡事東晉永和泰元之際有瑯邪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等爲會稽臨川內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楊益潞幽荊五郡爲大都督署長史司馬爲上佐即前代內史之類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其楊益等郡或有親王遥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即皆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也臣請質之前代段文昌出鎮楊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楊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義鎮幽州云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

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楊潤二郡建社為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節度事豈宜却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為上佐矣若或朝廷且以長史拜受其加銜內又無副大使知節度使之目倘或他日別命守將俾臨本郡即不知以何名目而授除也臣草制之夕便欲上陳慮奏報往反有妨明日宣降茲事有關國體況吳王未領恩命尚可改正乞付中書門下商議施行宰相以制命已行難於追改洎又上表論列呂蒙正言越王領福州長史今吳王獨為大都督居越王之上非便上令俟異日除授并改正之至明年上郊祀覃慶遂改焉俄奉

詔與李至范杲張佖同脩國史又判史館洎博涉經史多知典故每上有著述或賜近臣詩什洎必上表援引經傳以將順其意上因賜詩褒美有翰長老儒臣之句與蘇易簡同在翰林尤不協及易簡參知政事洎多攻其失旣而易簡罷即以洎為給事中參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是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為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己以自大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出入於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因延與語洎捷給善持論多為準規畫準心伏乃兄事之極口談洎於上上欲進用又知其在江左日多讒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洎嘗預

謀忌疑之翰林待詔尹熙古吳郢皆江東人洎嘗善待之
上一夕召熙古輩侍書禁中因問以佑得罪故熙古言煜
忿佑諫説太直耳非洎譖也自是洗然遂加擢用蓋準推
挽之也既同秉政奉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專
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後因奏事異同準復忌之至道
二年五月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馳騎入奏邊事言繼遷
率萬餘衆寇靈州上詔宰相呂端知樞密院事趙鎔等各
以所見畫策即日具奏來上呂端相率詣長春殿見上言
曰臣等若各述所見則非詢謀僉同之議望許共為一狀
陳其利害洎越次奏曰端等備位輔弼上有所詢問反緘

默不言深失訏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必無鯁切之理上默然翌日洎上䟽引賈捐之棄珠崖事頗棄靈武以省關西饋運上嘗有此意旣而悔之洎果迎合覽奏不悅旣以䟽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惶恐而退上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朕已還其䟽矣洎旣議事不稱旨恐懼欲自固權位上已嫉準專恣恩寵衰替洎慮一旦同罷免因奏事大言寇準退後多誹謗準但色變不敢自辯上由是大怒準旬日罷未幾洎病在告滿百日力疾請對方拜踣於上前左右掖起之明日上章求解職優詔不允後月

餘改刑部侍郎罷知政事奉詔嗚咽疾遂亟十餘日卒年六十四贈刑部尚書以其二子皆為京官洎風儀灑落文采清麗博覽道釋書兼通禪寂虛無之理終日清談亹亹可聽尤險詖好攻人之短李煜既歸朝貧甚洎猶丐索之煜以白金頮面器與洎洎尚未滿意時潘慎修掌煜記室洎疑慎修教煜素與慎修善自是亦稍疎之煜子仲寓雅好蒱博飲宴洎因切諫之仲寓謝過後數月人有言仲寓蒱博如故洎遂與之絕及仲寓死郢州葬京師洎亦不赴吊與張佖議事不協遂為讐隙始以從父禮事佖既而不拜尤善事內官在翰林日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政

為學士使內侍裴愈副之上覽奏謂曰此唐室弊政朕安可踵此覆轍卿言過也洎慙而退性鄙吝雖親戚無所霑及江表故舊亦罕登其門素與徐鉉厚善後因議事相忤遂絶交然手寫鉉文章訪求其筆札藏篋笥甚於珍玩洎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安期至國子博士方回後為虞部員外郎方回子懷玉王欽若壻賜進士及第大理寺丞祕書校理

李惟清字直臣下邑人父仲行為章丘簿因徙家焉惟清開寶中以三史解褐涪陵尉蜀民尚淫祀病不療治聽於巫覡惟清擒大巫笞之民以為及禍他日又加箠焉民知

不神然後教以醫藥稍變風俗時遣宦官督輸造船木縱
恣不法惟清奏殺之由是知名秩滿遷大理寺丞太平興
國三年遷為京湖北路轉運判官五年改左賛善大夫充
轉運副使升正使就改監察御史兼總南路嘗入奏事太
宗問曰荆湖累年豐稔又無徭役民間蘇否惟清曰臣見
官賣鹽斤為錢六十四民以三數斗稻價方可買一斤廼
詔斤減十錢從京西轉運使入為度支判官改主客員外
郎雍熈三年大舉取幽州惟清以為兵食未豐不可輕動
朝廷業已興師奏入不報判度支許仲宣建議通鹽法以
賣鹽歲課賦于鄉村與戶税均納惟清奉詔往荆湖諸路

詳定奏言以鹽配民非便遂罷使還上又問民間苦樂不均事惟清言前在荊湖民市清酒務官釀轉鬻者斗給耗二升今三司給一升民多他圖而歲課甚減詔復其舊未幾出為京東轉運使會募丁壯為義軍惟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諫繇是獨選河北而餘路悉罷擢屯田郎中度支副使端拱初遷右諫議大夫歷戶部使改度支使會遣使河朔治方田大發兵惟清以盛春妨農懇求罷廢太宗曰兵夫已發矣止令完治邊城而已淳化三年遷給事中充鹽鐵使遂以帳式奏御太宗曰費用若此民力久何以堪如可減省即便裁度惟清曰此開寶軍興之際其

數倍多盖以將帥未得其人邊事未寧屯兵至廣也臣聞漢有衛青霍去病唐有郭子儀李晟西北望而畏之如此則邊事息而支用減矣望慎擇將帥以有威名者俾安邊塞庶節費用上言彼一時此一時也今之西北變詐與古不同選用將帥亦須深體今之幾宜韓彭雖古之名將以彼時之見制今之敵亦恐不能成功今縱得人未可便如古委之此乃機事卿所未知也淮南榷貨務責岳茶斤為錢百五十主吏言陳惡者二十六萬六千餘斤惟清擅減斤五十錢不以聞滁泗濠楚州漣水軍亦以岳茶陳惡減價市之計虧錢萬四千餘貫為勾院吏盧守仁所發左授

衛尉少卿黜判官李琯爲本曹員外郎賜守仁錢十五萬俄出知廣州至道初就拜右諫議大夫太宗聞其廉平詔獎之二年徙廣南東西路都轉運使尋召拜給事中踰月同知樞密院事惟清倜儻自任有鉤距臨事峻刻所至稱強幹然以俗吏進無人望纔數月眞宗即位加刑部侍郎復除御史中丞既去樞要怫鬱尤甚肆情彈擊咸平元年卒年五十六贈戶部尚書子永錫蔭至光祿寺丞頗涉學屬辭尚氣少檢喜交結馮拯王濟皇甫選多與之游日聚舉子於家談議時政眞宗將幸河朔永錫猶服父喪上章大言列詆近臣自謂有致太平滅敵之術選爲戶部判官

因對袖表以獻又自薦揚真宗駐蹕大名召赴行在試策不中貶瀧水縣主簿選為南劍州團練副使俄復光祿寺丞六年又坐交游非類監和州商稅後至右贊善大夫次子永德至殿中丞

論曰張宏為樞副當用兵之際循默備位趙昌言為御史中丞屢上書言兵乃兩易之中丞可使循默者居之乎宋失政矣昌言識李沆器王旦陳恕取士得王曾舉代得寇準皆可謂知人之明然趙好奬援而頗樹黨與終以取敗陳典貢舉務黜南士以避嫌疑皆非君子所為也昌言尚氣敢言恕為宋人能吏之首庶足稱矣劉昌言感趙普之

遇身後經理其家煢然委親鄉里十年而不迎侍厚薄失措又何取乎張洎初勸李煜勿降既而不能死之犬吠非主之對徒以辯舌僥倖得免厥後揣摩百端讒毀正直利口之士鮮不為反覆小人也李惟清居臺端恨失政柄恣情鷙擊舊史稱為俗吏又奚責焉

列傳卷第二十六

列傳卷第二十七　宋史二百六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勑修

柴禹錫　張遜　楊守一

趙鎔　周瑩　王繼英

王顯

柴禹錫字玄圭大名人少時有客見之曰子貧不凡若輔以經術必致將相禹錫由是留心問學時太宗居晉邸以善應對獲給事焉太平興國初授供奉官三年改翰林副使遷如京使仍掌翰林司每夜直上

林綬寫

以藩府舊僚多召訪外事遷宣徽北院使賜第賓積坊告秦王廷美陰謀擢樞密副使踰年轉南院使服勞既久益加勤敏雍熙中議廣宮城禹錫有別業在表識中請以易官邸上因是薄之又與宰相宋琪厚善會廣州徐休復密奏轉運王延範不軌狀且言倚附大臣無敢動搖者上因訪琪及禹錫曰延範何如人延範與琪妻爲踈屬甚言其忠勤禹錫亦傍賛之上意其交通滋不悦禹錫又爲琪請廬多遜故第上益惡其朋比坐琪以詼諧罷相不欲顯言之也下詔切責禹錫以驍衛大将軍出知滄州在任勤於政治部

民詣濱州列狀以聞改涪州觀察使徙澶鎮二州駐泊部署俄知潞州州民乞留三載詔奬之徙知永興軍府再召爲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至道初制受鎮寧軍節度知涇州入謝日上謂曰由宣徽罷者不過防禦使爾今委卿旌節兼之重鎮可謂優異矣禹錫流涕哽咽而已咸平中移知貝州是歲契丹兵奄至城下禹錫内嚴備禦寇尋引去明年徙陝州景德初子宗慶選尚召禹錫歸闕令公主就第謁見行舅姑禮固辭不許頃之還鎮未幾卒年六十二贈太尉子宗亮太子中允宗慶永清軍節度

張遜博州高唐人數歲喪父養於叔父職方員外郎幹後隨母歸魏仁浦家駙馬都尉咸信其異父弟也太宗在晉邸召隸帳下太平興國初補左班殿直從征太原還遷文思副使再遷香藥庫使嶺南平後交阯歲入貢通關市並海商人遂浮舶販易外國物闍婆三佛齊渤泥占城諸國亦歲至朝貢由是犀象香藥珍異充溢府庫遜請於京置榷易署稍增其價聽商人金帛市之恣其販鬻歲可獲錢五十萬緡以濟經費太宗允之一歲中果得三十萬緡自是歲有增羨至五十萬雍熙二年録其勞遷領嬀州刺史三年

與安忠並命為東上閤門使數月會許仲宣罷判度支即以遜為度支使端拱初遷鹽鐵使二年授宣徽北院使簽署樞密院事未幾兼樞密副使知院事與同列寇準不協每奏事頗相矛盾一日遜等晚歸私第準與溫仲舒並轡有狂民迎馬首拜呼萬歲街使王賓舊與遜同事晉邸遜又嘗舉賓雅相厚善因奏民迎準拜呼萬歲準自辯實與仲舒同行蓋遜令賓獨奏斥臣辭意俱厲因互發其私太宗惡之下詔切責遜左降右領軍衛將軍準亦罷職會判右金吾街仗蔡玉冒奏富人子為州大校黜官命遜代掌其事

西蜀李順爲亂詔發兵水陸進討以荊渚居其要害命遜爲右驍衛大將軍知江陵府賜錢二百萬白金三千兩遜既至會峽路諸漕卒數千人聚江陵有告其謀變以應蜀寇府中議欲盡誅之遜止捕首惡楊承進等二十一人斬於市餘黨親加慰撫飛奏以聞太宗嘉之詔以其卒分配州郡數月遜卒年五十六時至道元年也贈桂州觀察使歸葬京師遜小心謹愼徒以攀附至貴顯其計謀獻替無聞焉子敏中初補供奉官遜在宣徽表言嘗業文頗改秩即換大理寺丞累至比部郎中次子虛中娶宗室申國公女至

供奉官閤門祗候敏中子先進士及第

楊守一字象先其先河南洛陽人唐末避亂徙家宋鄭間守一稍通周易及左氏春秋事太宗於晉邸太宗即位補右班殿直太平興國中出護登州兵召還監儀鸞司累遷西頭供奉官其下多貴族子弟頗豪縱徼幸始置三班院令守一專其事考覈授任漸有條制歲餘改翰林學士守一初名守素至是詔改之七年與趙鎔柴禹錫相里勲等告秦王廷美陰謀事擢東上閤門使兼樞密都承旨八年改判四方館事雍熙中詔護遷雲朔歸附安慶兵屯于潞州三年轉

內客省使仍兼都承旨端拱元年授宣徽北院使簽署樞密院事是秋卒年六十四贈太尉中使護葬守一性質直勤謹無他材術徒以肇自王府久事左右適會時機故歷職通顯飾終之禮率加常數焉子安期歷國子博士坐事貶卒安期子夔得進士及第

趙鎔字化鈞滄州樂陵人以刀筆事太宗於藩邸即位補東頭供奉官因使吳越賜國信及錢俶納土遣檢校帑廩轉內酒坊副使以告秦王廷美陰事遷六宅使領羅州刺史掌翰林司擢東上閤門使郭贄參知政事鎔以同府之舊嘗有所請託贄不從鎔撫堂

吏過失以聞贄見上白鎔私謁即召鎔廷辯詞屈出為梓遂州都巡檢使改左驍衛大將軍領郡如故代還知滄州兼兵馬部署鎔在郡完城塹嚴戰具寇嘗數百騎至境上聞有備引去遷左神武大將軍會崔翰知州改鎔為本州鈐轄又知廬州因對自陳願留不許踰年召為樞密都承旨同掌三班俄拜宣徽北院使同知樞密院事與柴禹錫並掌機務嘗遣吏卒變服散之京城察事卒乘醉與賣書人韓玉鬬毆不勝因誣王言涉指斥禹錫等遽以聞王坐抵法太宗尋知其究自後廉事不復聽禹錫出鎮鎔加知院事

真宗即位改南院使檢校太傅以心疾求觧是秋授壽州觀察使咸平元年三月卒年五十五贈忠正軍節度録其三子官鎔少涉獵文史美書翰姿貌晉邸以勤謹被眷本名容太宗改為鎔曰陶鎔所以成器也鎔性好佛多蓄古書畫三子忠輔西京左藏庫副使忠恩虞部員外郎忠孚内殿崇班

周瑩瀛州景城人右領軍衛上将軍景之子也景家富財好交結歷事唐漢周習水利嘗浚汴口導鄭州郭西水入中牟渠脩滑州河堤累遷至是官太宗潛邸時瑩得給事左右即位補殿直領武騎卒巡警泉

福州卒纔數百捕劇賊千餘遷供奉官天雄軍節度
孫永祐轉運使楊緘稱薦之又使綏銀州按邊事還
奏稱旨擢鞍轡庫副使雍熙二年為杭睦五州都巡
檢使兼杭州都監會妖僧紹倫為變瑩擒獲之逮捕
就戮者三百餘人人以為酷遣代還改崇儀使滄州
都監召拜西上閤門使領鎮定高陽關都監加判四
方館事與郡守濬護塞宋州決河俄改三路排陣鈐
轄歷知天雄軍真定二府就遷引進使至道二年代
還會李繼隆討西夏詔瑩請軍前授以機事還拜客
省使簽書樞密院諸房公事俄兼提點宣徽諸房鼓

司登聞院與劉承珪並任真宗嗣位承珪分使河北
告諭加領富州刺史上聞其母老病閔之特封武功
郡太夫人秋拜宣徽北院使先是宣徽著位在樞密副
使上瑩表請居下從之咸平二年大閱命為隨駕部署
從征河朔又為駕前馬步都部署三年遷南院使知樞
密院事會蜀平部送脅從者數十百人至闕下西川轉
運使馬亮因入奏請赦其罪遣還瑩以為當盡誅之
令瑩亮廷議上是亮議悉原其罪五年高陽關都部
署闕藩侯無足領之者宰相請輟宣徽使以居其任
時王繼英任北院上以瑩練達軍事乃拜永清軍節

度兼領其任為三路排陣使瑩隸人有錢仁度者頗
有軍功與虎翼小校劉斌相競為殿直閻遲所發以
瑩故詔勿問止徙斌隸他軍契丹入寇詔步兵赴寧
邊軍為援瑩至則寇兵已去即日還屯所上聞曰瑩
何不持重少留示以不測輕於舉措非將帥體也景
德初丁內艱起復代王顯為天雄軍都部署兼知軍
府事嘗召洺州騎士千五百人赴大名道與寇直力
戰有死傷者瑩猶謂其玩寇將悉誅之詔賜金帛諭
瑩勿治其罪車駕北巡為駕前東西貝冀路都部署
明年改知陝州俄徙永興軍府又移邠州兼環慶路

都部署時夏州内屬詔省戍兵還營以減饋餉之費仍手詔諭瑩瑩遽奏乞留以張邊威上謂瑩庸懦不智以曹瑋代之徙知澶州大中祥符初改天平軍節度明年爲鎮定都部署兼知定州轉運使奏其曠弛徙知澶州境内屢有寇盗宰相以瑩任居將帥不能以威望鎮靖請徙他郡上曰處之閑僻適使其自偷爾遂下詔督責令其擒捕時發卒脩河防而軍中所給糗糧多腐敗不可食又役使不均瑩不加恤以故亡命者衆七年入朝復遣還鎮又以澶淵當契丹之衝藉其廩給之厚復命知澶州九年被疾求還京師

卒年六十六贈侍中初謚忠穆後改元惠録其二子
供奉官普顯爲内殿崇班二孫永昌永吉爲殿直瑩
居樞近無他謀略及涖軍旅歷藩鎮功業無大過人
者故事大禮畢慶外藩無賜物例東封歳瑩鎮澶淵
車駕所經故特有襲衣金帶器帛之賜祀汾陰瑩知
定州乃預上言禮成所賜望於治所支給人咸笑之
普後爲崇儀副使顯至内殿承制

王繼英開封祥符人少從趙普給筆札普自罷河陽
爲少保從者皆去繼英趨事逾謹普再入相繼英隷
名中書五房院時眞宗在藩邸選爲導吏兼内知客

事太宗召見謂曰汝昔事趙普朕所備知今奉親賢尤宜盡節及建儲授左清道率府副率兼左春坊謁者謁者本宮職副率品秩頗崇非趨走左右者所宜爲俾兼領之執政之誤也真宗即位擢為引進使咸平初領恩州刺史兼掌閤門使遷左神武大將軍樞密都承旨改客省使契丹入寇繼英密請車駕北巡上從之即命繼英馳傳詣鎮定高陽關閱視行宮儲頓宣諭將士俄充澶州鈐轄會大將傅潛逗撓得罪令繼英即軍中召還屬吏尋掌三班拜宣徽北院使與周瑩同知樞密院事瑩出鎮繼英遂冠樞宥小心

愼靖以勤敏稱上倚賴之景德初授樞密使舊制樞
密院使祖母及母止封郡太夫人有詔特加國封嘗
因進補軍校白上曰疎外之人急於攀附者謂臣蒙
蔽不爲薦引上曰此輩雖有夤縁亦須因事立功方
許擢用不可過求僥倖卿勿復言也從幸澶州契丹
請和諏訪經畧繼英預焉明年郊祀加特進檢校太
傅三年卒年六十一上臨哭之賜白金五千兩贈太尉
侍中謚恭懿且爲葬其祖父贈其妻賈長樂郡太夫
人録其子壻門下親吏數十人初繼英幼孤寄育外
氏既貴外王父諸舅有族殯者時方奏遣其子營葬

會卒特詔有司給辦焉子遵式遵遜誨遵度遵範皆至
顯官

王顯字德明開封人初爲殿前司小吏太宗居藩嘗
給事左右性謹介不好狎未嘗踐市肆即位補殿直
稍遷供奉官太平興國三年授軍器庫副使遷尚
食使逾年與郭昭敏並爲東上閤門使八年春拜宣
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是夏制授樞密使上謂之曰
卿世家本儒少遭亂失學今典朕機務無暇博覽群
書能熟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墻矣因取是書及道
德坊宅一區賜之其後居位既久機務益繁副使趙

昌言寇準鋒氣皆銳慢顯顯或失誤護短終不肯改
上每面戒之淳化三年八月詔加切責黜授隨州刺
史充崇信軍節度觀察等使遣之任俄知永興軍徙
延州時夏臺盃部寇擾顯上疏曰間歲以來戎事未
息李繼遷負恩於靈夏王小波干紀於巴邛河右坤
維並興師旅而繼遷翻然向化遣子入覲願脩職貢
陛下曲加容納許其內附示以德信伸以恩錫所以
綏懷之者至矣然而狼子野心未可深信所宜謹也
戍固城壘積芻糧然後遴選才勇付以邊任縱有緩
急則備禦有素彼又奚能為患哉至若蜀寇未平神

人共憤謂宜申飭將帥速期蕩平既免老師以費財
且防事久則生變又況邛蜀物產殷富其間士卒驕
怠遷留顧戀寔兼有之莫若勿憚往來潛爲更代既
可均其勞逸抑可免於遷延至於河北關防所當加
謹者誠以國家方事西南密謀興舉若分中朝之勢
力則長外冦之姦謀矣時制沿邊糧斛不許過河西
河西青鹽不得過界販鬻犯者不以多少處斬顯請
犯多者依法自餘別爲科斷以差其罪章上未報徙
知秦州初溫仲舒知州日開拓山林諷蕃部獻其地
後朝廷雖嘗給還而採伐如故轉運使盧知翰請量

給蕃部茶綵以酬所獻詔遣張從式與顯同往規度顯言乃者朝命以趙保吉脩貢邊城務使安靜若今動衆開斥疆境非便議遂罷咸平初入朝改橫海軍節度出知鎮州二年曹彬卒復拜樞密使郊祀加檢校太師眞宗幸大名内樞惟顯與副使宋湜從言者多謂顯專司兵要謀畧非長會湜卒乃以參知政事向敏中權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春改授山南東道節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定州路行營都部署河北都轉運使兼知定州秋吏民詣駐泊都部署孔守正言顯治狀願借留守正以聞明年秋加鎮定高陽關三路

都部署許便宜從事十月契丹入寇前軍過威虜軍比時方積雨契丹以皮爲弦濕緩不堪用顯因大破之梟獲名王貴將十五人及羽林印二鈕斬首二萬級顯上言先奉詔令於近邊布陣及應援北平控扼之路無何敵騎已越亭障顯之前陣雖有捷克終違詔命上章請罪上降手札以慰其憂悸明年求致仕不許改河陽三城節度將之鎮時議親征契丹顯言盛寒在序敵未犯塞鑾輿輕舉直抵窮邊寇若不逢師乃先老況今繼遷未滅西鄙不寧儻北邊部落與之結援則中國之患未可量也議者乃於此時請復

幽薊非計之得也凡建議大事上下協力舉必成功今公卿士大夫以至庶人尚有異同未可謂為萬全之舉若能選擇將帥訓練士卒堅城壘而繕甲兵亦足以待敵矣必欲復燕薊舊地則必脩文德養勇鋭伺時之利以奉行天罰而後可景德初徙知天雄軍府又言祖宗以來多命近臣統領軍旅今後宣徽使宜於文武群臣中擇曉達邊事者為之蓋位高則威名著識遠則勲勞立故也武臣以罪黜者宜加容貸不以一眚遂廢苟用之有恩必得其死力故曰使功不如使過也至若臨敵命將則貴專任出師應敵則

約束將校使相應援全是數者則軍威倍壯人心增
勇矣既而上表請赴行在從之是年秋遣還鎮契丹
入寇上議親征顥復陳三策謂大将軍方在鎮定契
丹必不南侵車駕止駐澶淵詔鎮定出兵會河南軍
合擊之可也若契丹毋子虛張聲勢以抗我師潛遣
鋭兵南攻駕前諸軍則令鎮定之師直衝戎帳攻其
營砦則沿河遊兵不戰而自屈矣否則遣騎兵千歩
兵三千於濮州渡河橫掠澶州繼以大軍追北掩擊
亦可出其不意也已而契丹請盟趙德明遣使脩貢
稱藩朝廷加賞錫且許通青鹽以濟邊民從顥之請

也三年冬被病詔中使偕尚醫療視明年正月許還
京師時車駕上陵顯謂賓佐曰余年位偕極令天子
道出虎牢不得一拜屬車之塵是遺恨也言訖涕下
至京信宿卒年七十六車駕至鄭州聞之遣宫苑使鄧
永遷馳還護喪贈中書令謚忠肅録其二子顯自三
班不數年正樞任奬擢之速時無儗之者顯吏軍司
時張永德以滑州節制為殿前都點檢及顯自樞密
鎮孟津兼相師永德由太子太師為相師同日宣制
永德兼大夫反在顯下時人訝之顯居中執政矯情
以厚胥吏齷齪自固而已在藩鎮頗縱部曲擾下論

者非之子希逸字仲莊以蔭補供奉官好學尤熟唐史聚書萬餘卷換秩授朝奉大夫太子中允咸平初改殿中丞直史館預脩冊府元龜加祠部員外郎卒希範至如京副使

論曰自柴禹錫而下率因給事藩邸以攀附致通顯者凡七人若守一之質直趙鎔之勤謹服勞雖久而益脩乃職則其被眷遇也宜矣張遜優於理財而未免於娟嫉周瑩練習軍旅而頗傷於酷濫禹錫素稱勤敏而不能不涉於朋比王顯雖謹介自將而昧於學識故莫逃於齷齪之譏若以勤謹被信任耆德冠

樞宥而善終如始者其惟繼英乎易曰君子有終吉

此之謂也

列傳卷第二十七

列傳卷第二十八　　宋史二百六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陶穀　扈蒙　王著

王祐 子旭 孫質　楊昭儉　魚崇諒

張澹　高錫 從子冕

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本姓唐避晉祖諱改焉歷北齊隋唐爲名族祖彥謙歷慈絳澧三州刺史有詩名自號鹿門先生父渙領夷州刺史唐季之亂爲邠帥楊崇本所害時穀尚幼隨母柳氏育崇本家十餘歲能屬文起家校書

郎單州軍事判官嘗以書干宰相李崧崧甚重其文時和凝亦爲相同奏爲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改監察御史分司西京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會晉祖廢翰林學士兼掌內外制詞目繁委穀言多委愜爲當時最少帝初賜緋袍靴笏黑銀帶天福九年加倉部郎中初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蘇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劵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告崧與弟嶼義等下獄崧懼移病不出崧族子昉爲秘書郎嘗往候崧崧語昉曰邇來朝廷於我有何議昉曰無他聞唯陶給事往往於稠人中厚誣

叔父崧歎曰穀自單州判官吾取爲集賢校理不數年擢掌誥命吾何負於陶氏子哉及崧遇禍昉嘗因公事詣穀穀問昉識李侍中否昉歛袵應曰遠從叔爾穀曰李氏之禍穀出力焉昉聞之汗出穀性急率嘗與兗帥安審信集會杯酒相失爲審信所奏時方姑息武臣穀坐責授太常少卿嘗上言頃涖西臺每見臺司詳斷刑獄少有即時決者至於閭閻夫婦小有爭訟淹滯積時坊市死亡喪葬必俟臺司判狀奴婢病亡亦須檢驗吏因緣爲姦而邀求不已經旬不獲埋瘞望申條約以革其弊從之俄拜中書舍人嘗請教習樂工停二舞郎及禁民伐桑棗爲薪並從其

請開運三年賜金紫契丹主北歸脅穀令從行穀逃匿僧舍中衣布褐陽爲行者狀軍士意其詐持刃陵脅者日數四穀頗工歷數謂同輩曰西南五星連珠漢地當有王者出契丹主必不得歸國及耶律德光死有孛光芒指北穀曰自此契丹自相魚肉永不亂華矣遂歸漢爲給事中乾祐中令常參官轉對穀上言曰五日上章曾非舊制百官敘對且異昌言徒涜天聰無益時政欲乞停轉對在朝群臣有所聞見即許不時詣闕聞奏從之仕周爲右散騎常侍世宗即位遷户部侍郎從征太原時魚崇諒迎母後至穀乘間言曰崇諒宿留不來有顧望意世宗頗疑之崇諒

又表陳母病詔許歸陝州就養以穀爲翰林學士世宗嘗謂宰相曰朕覩歷代君臣治平之道誠爲不易又念唐晉失德之後亂臣黠將僭竊者多今中原甫定吳蜀幽并尚未平附聲教未能遠被宜令近臣各爲論策宣導經濟之略乃命承旨徐台符以下二十餘人各撰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平邊策以進其策率以修文德來遠人爲意惟穀與竇儀楊昭儉王朴以封疆密邇江淮當用師取之世宗自克高平常訓兵講武思混一天下及覽其策忻然聽納由是平南之意益堅矣顯德三年遷兵部侍郎加承旨世宗留心稼穡命工刻木爲耕夫織婦蠶女之狀置於禁中思

廣勸課之道穀爲賛辭以進顯德六年加吏部侍郎宋初轉禮部尚書依前翰林承旨穀在翰林與竇儀不恊儀有公望慮其軋已嘗附宰相趙普與趙逢高錫輩共排儀儀終不至相位乾德二年判吏部銓兼知貢舉再爲南郊禮儀使法物制度多穀所定時范質爲大禮使以鹵簿清游隊有甲騎具裝莫知其制度以問於穀穀曰梁貞明丁丑歲河南尹張全義獻人甲三百副馬具裝二百副其人甲以布爲裏黃絁表之青綠畫爲甲文紅錦綠青絁爲下帬絳韋爲絡金銅玦長短至膝前膺爲人面二目背連膺纏以紅錦騰蛇馬具裝蓋尋常馬甲但加珂拂於前膺及後

鞦爾莊宗入洛悉焚毀質命有司如穀說造以給用又乘輿大輦亡其制穀創意造之後承用焉明德門成詔穀爲之記乾德中命庫部員外郎王貽孫周易博士奚嶼同考試品官子弟穀屬其子鄩於嶼鄩書不通以合格聞補殿中省進馬俄爲人所發下御史府案問嶼責授乾州司戶貽孫責授左贊善大夫奪穀奉兩月穀後累加刑部戶部二尚書開寶三年卒年六十八贈右僕射穀強記嗜學博通經史諸子佛老咸所總覽多蓄法書名畫善隸書爲人雋辨宏博然奔競務進見後學有文采者必極言以譽之聞達官有聞望者則巧詆以排之其多忌好名類此初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嘗自曰吾頭骨法相非常當戴貂蟬冠爾蓋有意大用也人多笑之子邴至起居舍人天禧四年録穀孫寔試秘書省校書郎

扈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曾祖洋涿州別駕祖智周盧龍軍節度推官父曾內園使蒙少能文晉天福中舉進士入漢爲鄠縣主簿趙思綰叛遣郭從義討之郡縣吏供給皆戎服趨事蒙冠服褒博舉止舒緩從義頗訝之轉運使李穀謂曰蒙文學名流不習吏事遂不之問周廣順中從歸德軍節度趙暉爲掌書記召爲右拾遺直史館知制誥蒙

從弟載時爲翰林學士兄弟並掌內外制時號二扈宋初
由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坐請託於同年仇華黜爲太子
左賛善大夫稍遷左補闕掌大名市征六年復知制誥充
史館脩撰開寶中受詔與李穆等同修五代史詳定古今
本草五年連知貢舉七年掌上書言昔唐文宗每召大臣
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立於殿側以紀時政故
文宗實録稍爲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
密直學士輪修日曆送史官近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
殿日曆樞密院録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
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爲虞昧於宣播

史官疏遠何得與聞望自今凡有裁制之官優恤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抄録以備史官撰集從之即以參知政事盧多遜典其事九年正月受朝乾元殿降王在列聲明大備蒙上聖功頌以述太祖受禪平一天下之功其詞誇麗有詔褒之爲盧多遜所惡出知江陵府太宗即位召拜中書舍人旋復翰林學士與李昉同修太祖實録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還轉戸部侍郎加承旨雍熙三年被疾以工部尚書致仕未幾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自張昭竇儀卒典章儀注多蒙所刊定初太祖受周禪追尊四廟親郊以宣祖配天及太

宗即位禮官以爲舜郊嚳商郊冥周郊后稷王業所因興也若漢高之太公光武之南頓君雖有帝父之尊而無預配天之祭故自太平興國三年六年再郊並以太祖配於禮爲允太宗將東封蒙定議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自雍熙元年罷封禪爲郊祀遂行其禮識者非之蒙性沉厚不言人是非好釋典不喜殺縉紳稱善人有笑疾雖上前不自禁多著述有鼇山集二十卷行於世載字仲熙有傳見五代史

王著字成象單州單父人性豁達無城府幼能屬文漢乾祐中舉進士周祖鎮大名世宗侍行聞著名召置門下因

得謁見周祖廣順中世宗鎮澶州辟觀察支使隨世宗入
朝還殿中丞即位拜度支員外郎顯德三年充翰林學士
六年丁家艱起復南唐李景使其弟從善來貢會恭帝嗣
位命著伴送至睢陽加金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世宗靈
駕赴慶陵符后從行公務悉資於著宋初加中書舍人建
隆二年知貢舉時亳州獻紫芝鄆州獲白兔隴州貢黃鸚
鵡著獻頌因以規諫太祖甚嘉其意下詔褒之四年春宿
直禁中被酒髮倒垂被面夜扣滋德殿門求見帝怒發其
醉宿倡家之過黜爲比部員外郎乾德初改兵部員外郎
二年復知制誥數月加史館脩撰判館事三年就轉戶部

郎中六年復爲翰林學士加兵部郎中再知貢舉開寶二年冬㬥卒年四十二著少有俊才世宗以幙府舊僚眷待尤厚常召見與語命皇子出拜每呼學士而不名屢欲相之以其嗜酒故遲留久之及世宗疾大漸太祖與范質入受顧命謂質等曰王著藩邸舊人我若不諱當命爲相世宗崩乃止著善與人交好延譽後進當世士大夫稱之有傳見五代史

王祜字景叔大名莘人祖言仕唐黎陽令父徹舉後唐進士至左拾遺祜少篤志詞學性倜儻有俊氣晉天福中以書見桑維翰稱其藻麗由是名聞京師鄴帥杜重威辟爲

觀察支使漢初重威移鎮睢陽反側不自安祜嘗勸之使無反漢不聽祜坐是貶沁州司户參軍因作書貽鄉友以見志辭氣俊邁人多稱之仕周歷魏縣南樂二令太祖受禪拜監察御史由魏縣移知光州遷殿中侍御史乾德三年知制誥六年加集賢院修撰轉户部員外郎太祖征太原已濟河諸州餉饋集上黨城中車乘塞路上聞之將以稽留罪轉運使趙普曰六師方至而轉運使以獲罪聞敵必謂儲峙不充有以窺我矣非威遠之道也俾能治劇者往莅其州足矣即命祜知潞州及至饋餉無乏路亦無壅班師召還會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以祜代之俾察

彥卿動靜謂曰此卿故鄉所謂晝錦者也祜以百口明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爲戒彥卿由是獲免故世謂祜有陰德繼以用兵嶺表徙知襄州湖湘平移知潭州召還攝判吏部銓時左司員外郎侯陟自揚州還復判銓祜判門下省陟所注擬祜多駮正盧多遜與陟善陟因訴之多遜素惡祜不比已遂出祜爲鎮國軍行軍司馬太平興國初移知河中府入爲左司員外郎拜中書舍人充史館修撰未幾知開封府以病請告太宗謂祜文章清節兼著特拜兵部侍郎月餘卒年六十四初祜掌誥會盧多遜爲學士陰傾趙普多遜

累諷祜比已祜不從一日以宇文融排張説事勸釋之多遜遜不悦及普再入多遜果敗與宇文融事頗類識者服其先見祜子三人曰懿曰旦曰旭旦自有傳初祜知貢舉多拔擢寒俊畢士安柴成務皆其所取也後與其子旦同入兩制居中書懿字文德勵志爲學舉進士嘗知袁州有政績卒年四十九

旭字仲明嚴於治內恕以接物尤篤友誼以蔭補太祝嘗知緱氏縣時官鄰邑者多貪猥民有永寧三鑁緱氏一鐮之謡又知雍丘縣真宗尹京時素聞其能及踐祚三遷至殿中丞自旦居宰府旭以嫌不任職王矩嘗薦旭材堪治

劇真宗召旦謂曰前代弟兄同居要地者多矣朝廷任才
豈以鄉故屈之邪命授京府推官旦固辭改判南曹由判
國子監出知潁州荒政脩舉大中祥符間旦旣薨歿歷中
外卓有政績由兵部郎中出知應天府卒年六十八懿子
睦旭子質皆能其官
質字子野少謹厚淳約力學問師事楊億億歎以爲英妙
伯父旦見其所爲文嗟賞之以蔭補太常寺奉禮郎後獻
文召試賜進士及第被薦爲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累遷
尚書祠部員外郎丁父憂與諸弟飯脫粟茹蔬終喪通判
蘇州州守黃宗旦少質嘗因爭事宗旦曰少年乃與丈人

抗邪質曰事有當爭職也卒不爲屈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下獄治退告質曰吾以術鈎致得之喜見於色質曰以術鈎人寘之死而又喜仁者之政固如是乎宗旦慙沮爲薄其罪還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州人歲時祀吳元濟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爲更立狄仁傑李愬像而祠之蔡人至今號雙廟以本曹郎中召爲開封府推官時兄雍爲三司判官質不欲兄弟並居省府懇辭得知壽州徙廬州盜殺其徒并貲而遁捕得之質論盜死大理以謂法不當死質曰盜殺其徒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且許之自新此法意也今殺人取貲而捕獲

貸之豈法意乎跡上不報降監舒州靈仙觀採古今鍊形攝生之術撰實元總録百卷逾年韓琦知審刑院請盜殺其徒非自首者勿原著爲令於是鄭戩葉清臣皆言質非罪且稱其材起知泰州遷度支郎中徙荊湖北路轉運使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質問其費幾何出私錢予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爲過迫飢寒而至於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加史館修撰同判吏部流内銓擢天章閣待制出知陜州卒質家世富貴兄弟習爲驕侈而質克己好善自奉簡素如寒士不喜畜財至不能自給初旦爲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

債人息錢違期以所乘馬償之質閱書得故券召子弟示之曰此吾家素風爾曹當毋忘也范仲淹貶饒州治朋黨方急質獨載酒往餞或以誚質質曰范公賢者得爲之黨幸矣世以此益賢之

楊昭儉字仲寶京兆長安人曾祖嗣復唐門下侍郎平章事吏部尚書祖授唐刑部尚書父景梁左諫議大夫昭儉少敏俊後唐長興中登進士第解褐成德軍節度推官歷鎭魏掌書記拜左拾遺直史館與中書舍人張昭遠等同修明宗實錄書成遷殿中侍御史天福初改禮部員外郎晉祖命宰相馮道爲契丹冊禮使以昭儉爲介授職方員

外郎旋加虞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誥不逾月三拜命時
人榮之又爲荆南高從誨生辰國信使賜金紫使回拜中
書舍人又爲翰林學士時驕將張彥澤鎮涇原暴殺從事
張式朝廷不加罪昭僉與刑部郎中李濤諫議大夫鄭受
益抗疏論列請置之法疏奏不報會有詔令朝臣轉對或
有封事亦許以不時條奏昭僉復上疏曰天子君臨四海
日有萬機懋建諍臣彌縫其闕今則諫臣雖設言路不通
藥石之論不達於聖聰而邪佞之徒取容於左右御史臺
紀綱之府彈糾之司銜冤者固當昭雪爲蠹者難免放流
陛下臨御以來寛仁太甚徒置兩司殆如虛器遂令節使

胡泰之刊

慢侮朝章屠害幕吏始訴寃於丹闕反執送於本蕃苟安跋扈之心莫恤寃抑之苦願回睿斷誅彥澤以謝軍吏由是權臣忌之會請告洛陽不赴晉祖喪爲有司所糾停官未幾起爲河南少尹改祕書少監尋復中書舍人時河決數郡大發丁夫以本部帥董其役既而塞之晉少主喜詔立碑記其事昭倫表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摛翰頌美不若頒罪巳之文言甚切至少主嗟賞之卒罷其事周世宗愛其才復召入翰林爲學士歲餘改御史中丞多振舉臺憲故事未幾以鞫獄之失與知雜御史趙礪侍御史張糾並出爲武勝軍節度行軍司馬開寶二年

入爲太子詹事以眼疾求退六年以工部尚書致仕太宗即位就加禮部尚書太平興國二年卒年七十六昭儉美風儀善談名理事晉有直聲然利口喜譏訾執政大臣懼其構謗多曲徇其意

魚崇諒字仲益其先楚州山陽人後徙於陝崇諒初名崇遠後避漢祖諱改之幼能屬文弱冠相州刺史辟爲從事會魏帥楊師厚卒建相州爲昭德軍分魏郡州縣之半以隸之魏人不便裨校張彥及帳下因節度使賀德倫歸款莊宗崇諒奔歸陝明宗即位秦王從榮表爲記室從榮誅坐除籍流慶州清泰初移華州俄以從榮許歸葬放還陝

三年起爲陜州司馬仕晉歷殿中侍御史鳳翔李儼表爲
觀察支使奉方物入貢宰相薦爲屯田員外郎知制誥關
運末契丹入汴契丹相張礪薦爲翰林學士契丹主北歸
留崇諒京師漢祖之入盡索崇諒所受契丹詔敕焚於朝
堂復令知制誥俄拜翰林學士就加中書舍人隱帝即位
崇諒以母老求就養除保義軍節度副使領台州刺史食
郡奉會舉師討三叛節度使白文珂在軍前崇諒知後事
凡供軍儲備調發皆促期而辦近鎮賴之崇諒親屬盡在
鳳翔城中踰年城破李穀爲轉運使庇護崇諒家數十口
皆無恙崇諒請告自岐迎居於陜未幾王仁裕罷内職朝

議請召崇諒爲學士周祖踐祚書詔繁委皆崇諒爲之廣順初加工部侍郎充職會兖州慕容彦超加封邑彦超已懷反側遣崇諒充使賜官告仍慰撫之時多進策人命崇諒就樞密院引試考定升降崇諒以母老思鄉里求解官歸養詔給長告賜其母衣服繒帛茶藥緡錢假滿百日令本州月給錢三萬米麥十五斛俄拜禮部侍郎復爲學士詔令侍母歸闕崇諒再表以母老病乞終養優詔不允世宗征高平崇諒尚未至陶穀乘間言曰魚崇諒逗留不來有顧望意世宗頗疑之崇諒又表陳母病詔許歸陝州就養訖太祖朝不起太宗即位詔授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兵

部侍郎致仕歲餘卒

張澹字成文其先南陽人徙家河南澹幼而好學有才藻晉開運初登進士第宰相桑維翰器之妻以女解褐校書郎直昭文館再遷祕書郎充鹽鐵推官歷左拾遺禮部員外郎並充史館修撰出爲洛陽令秩滿授吏部員外復充史館修撰周恭帝初拜右司員外郎知制誥建隆二年加祠部郎中會秘書郎張去華上書自薦有文藝願與澹及祠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殿中侍御史師頌並試覈定優劣太 祖令並試於講武殿澹所對不應策問責授左司員外郎未幾通判泰州兼海陵鹽監副使蜀平通判梓州

復拜祠部郎中開寶初就轉倉部郎中四年冬以本官復知制誥六年會李昉責授盧多遜使江南內署闕學士太祖令澹權直學士院七年長春節攝殿中監進酒命賜金紫六月權點檢三司事不踰旬疽發背卒年五十六太祖聞其無子甚愍之命中使護葬於洛陽澹美風儀善談論歷官釐務所至皆治初與詞臣校藝黜居郎署頗怏怏晚年附會盧多遜方再獲進用淳化中太宗論及文士曰澹典書命而試以策非其所長此蓋陶穀高錫黨張去華以阻澹爾若使穀輩出其不意而遽試之豈有不失律者邪

高錫字天錫河中虞鄉人家世業儒幼穎悟能屬文漢乾

祐中舉進士王晏鎮徐州辟掌書記留守西洛又辟河南府推官坐按獄失實奪官遷置涇州會赦得歸周顯德初劉崇入寇宰相請選將拒之世宗鋭意親征破崇高平誅敗將樊愛能等由是政無大小悉親決之不復責成有司錫徒步詣招諫匭上書請擇賢任官分治衆職疏奏不報世宗嘗令翰林學士及兩省官分撰俳優詞付教坊肄習以奉游宴錫復上疏諫後爲蔡州防禦推官宋初棄官歸京師詣匭上疏請禁兵器疏入不報建隆五年又以書干宰相范質質奏用爲著作佐郎明年春遷監察御史秋拜左拾遺知制誥加屯田員外郎乾德初賜緋太宗尹京石

熙載在幕中錫弟銑應進士舉干熙載望首薦銑辭藝淺薄熙載不許錫深銜之數於帝前言熙載裨贊無狀帝具以語太宗且曰當爲汝擇人代之太宗曰熙載勤於蒞職聞高錫嘗求薦其弟熙載拒之慮爲錫所構帝大悟雖怒之未有以發會使青州私受節帥郭崇賂遺又嘗致書澧州刺史爲僧求紫衣爲人所告事下御史府核實責授萊州司馬遇赦改均州別駕移陳州太平興國八年卒兄子晃

晃字子莊周顯德中詣闕上書稱旨擢爲諫議大夫宰相范質以爲超擢太過詔特授將仕郎守右補闕賜賚加等宋初由膳部都官員外郎累至膳部郎中出知益州雍

熙二年卒年五十贈右諫議大夫録其子垂休爲固始主
簿

論曰自唐以來翰林直學士與中書舍人對掌訓辭頌宣
功德箴諫闕失不專爲文墨之職也宋興亦采詞藻以備
斯選若穀之才雋著之敏達澹之治迹錫之策慮晃之敦
質咸有可觀然豫成禪代之詔見薄時君終身不獲大用
及夫險詖忌前酣營少檢附勢希榮構讒謀已皆無取焉
蒙博洽長厚繼賔儀裁定儀制惜乎南郊之議請去太祖
以宣祖配天爲識者所非昭倫抗論跋扈志除驕將而多
言歷詆自取惡名抑好訐爲直者與崇諒奉親篤至反罹

間毀終身歸養而不復起後蒙旌賁之典則爲善者聳動矣枯以百口明符彥卿無他志且言以猜忌殺無辜者享國不長因以杜太宗之他疑又却盧多遜之傾趙普以致被黜仁者有後宜乎子旦爲宋元臣焉

列傳卷第二十八



[General Information]
□□=□□□□□□□ □□ 79
□□=□□□□□□□□□
□□=165
□□□=□□□□□
□□□□=1937
SS□=12460434
DX□=000007543447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79&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